

# 《少年滋味》張經緯

## 捕捉時代神髓

說起張經緯，一定會想起他那部獲獎無數的紀錄片《音樂人生》。今年他再度攜另一紀錄片回歸，主角仍然是年輕人，卻不再專注一個，而是藉新作《少年滋味》中9位年輕人的故事，把2015年這時代的神髓捕捉出來。

文：陳敏娜



前年底這場音樂會，成為拍攝《少年滋味》的觸發點。



不喜歡香港的華仔(右)講述他眼中的內地與香港關係。



張經緯，香港導演及編劇，擅長從人文角度探討社會議題，其編寫的《天水圍》劇本獲許鞍華導演拍成《天水圍的夜與霧》。他在2009年執導的《音樂人生》(上圖)最為經典，於第46屆金馬獎勇奪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及最佳音效共3獎，其他作品還有《歌舞昇平》、《藍天白雲》等。

張經緯，香港導演及編劇，擅長從人文角度探討社會議題，其編寫的《天水圍》劇本獲許鞍華導演拍成《天水圍的夜與霧》。他在2009年執導的《音樂人生》(上圖)最為經典，於第46屆金馬獎勇奪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及最佳音效共3獎，其他作品還有《歌舞昇平》、《藍天白雲》等。



張經緯擅拍紀錄片，今次透過鏡頭大談新一代如何看世界。 陳敏娜攝

「從反國教開始，年輕人都走在前頭，站在當眼位置。」張經緯對這現象很疑惑。「碰巧香港青年協會要在2014年12月初辦一場萬人音樂會，總幹事王葛鳴找我拍部青年紀錄片，加上我拍攝《藍天白雲》期間，有年輕的劇務組女生為撈『佔中』而罷工。這親身經歷，以及多年留下的疑問，從而催生了《少年滋味》，想知道現在的青年想什麼？」

從哲學角度來說，張經緯認為人要完全了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人是個複雜的個體，不能像facebook般只憑Like或不Like兩個選項去了解。」他希望讓大家知道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很複雜，並透過年輕人去講出這時代。

### 挖掘是錯誤想法

活用10年拍紀錄片的經驗，以及土生土長的背景，張經緯以學校名單為依據，選出30個代表社會某階層的學生，拍攝完他們在音樂會的情況後，才正式開始做訪問。「明明我們不熟，他們在第一個訪問已經很『爆料』，很有趣。」他指出不是他去「導」學生們說話，而是他們有話想說，「他們不一定會意識到是在戲院講，但知道是對大眾，甚至全世界說。」

有些年輕的紀錄片導演，會問他如何「挖掘」受訪者說話，但張經緯直言：「挖掘這想法是錯的。受訪者會自己講，你只需要坐下來聽他們講，如拍《少》片時，凱婷一開始已說被人欺凌；樂恩則爆出不見

光的家庭秘密。我忍不住反問她她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她回答知道，還說我可以，但我沒有用。因為如同傳媒般，拍紀錄片也有道德界線，尤其我們拍攝的是真人，他們沒有收錢，不是演員，突然把他們放在大銀幕裡，我們要保護他們，想到他們想不到的事。而且如有10層，最多只能拍到他們的兩層半至三層，再深入些，他們會承受不到。」

### 剪接如同「編劇」

雖可喻為紀錄片強者，又有金馬獎最佳剪接的光環加持，但張經緯笑言：「剪《少》片第一cut時，同事覺得我剪得很『老餅』，叫我專注剪《藍天白雲》。《少》片讓團隊裡另外兩位分別80後和90後的剪接師剪，他們又真的剪得很不錯。這是溝通的問題，我和他們看到的事物很不一樣，他們覺得Angel的故事很有趣，我則喜歡華仔在故事中說的中港(內地與香港)關係。」

剪接是紀錄片的編劇，拍攝就如同搜集資料，把搜集資料編成一個故事。對於《少》片獲讚剪得精彩，張經緯不敢居功，指是兩位年輕剪接師建立了結構，他只是加回一些重要的東西。也因這樣的一個剪接組合，《少》片意外地得到年輕人接納，成為一部老幼咸宜的電影。

### 香港片的兩條路

談到會否想幾年後原班人馬再拍一次，張經緯肯定



凱婷自揭屢被他人欺凌。

地答：「想，但問題是資金。香港的電影有兩條路，如果要做市場的，像爾冬陞曾對我說：『就要去北京，學玩審批遊戲。因為客觀地說，內地會愈來愈自由和開放的，但審批一定會存在。』如要留在香港，那就要以台灣為模型，台灣的電影文化做得比香港全面，本土電影、藝術片、紀錄片和商業片均可生存。」

最後，張經緯指《少》片要捕捉2015年的神髓，說出2015年的複雜性，對他也是個挑戰。「好的電影是要告訴觀眾當中的複雜性，但傳媒習慣簡化去告訴大眾，但愈簡化反而令人愈混亂。我其實幾滿意《少》片，結局有笑有淚，亦呈現了時代的複雜性。電影永遠不能改變世界，但我期望觀眾會因電影改變了他們的視野、感受，未必往好方面走，但至少少許改變，起到一點作用已足夠。」

上映日期：6月2日

## 影視專題 港片「融合」方為興盛之道

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算是港產片的一大主流，於本月初假北京舉行的中國台灣電影研究會香港電影委員會學術論壇中，近50名香港電影研究學者圍繞合拍片不斷增長，卻見品質良莠不齊的議題發表見解。對於合拍片的好與壞，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周星的觀點一矢中的：「合拍片整合了香港和內地的資源，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他指兩地的文化差異導致某些電影類型和風格無法協調，而香港製作人並非很了解內地文化，形成如同「四不像」，既喪失港片的商業與娛樂精神，也欠內地的文化根基，導致品質不如人意。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胡克亦以賭片普遍難在內地取得共鳴為例。

至於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黃蔚莉，則點名提到張婉婷和許鞍華等導演已能衝破既有框架，取得成功，並於華語片市場日益成熟的現在擔起關注電影文化表達的使命。「也有一些香港導演，已經衝出合拍片中『明星』與『類型』的困惑，或是關注整個華裔族群所經歷的紛亂離散。」只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海洲擔心香港新生代導演未能善用較早進入內地市場的優勢，將來難跟其他地區電影人的合拍片競爭；又指港片的「本土化」敘事內容和手法沒對融入內地市場構成影響。

新華社

## 《禁藥謊言》何謂對錯？

文：Mana

何謂對？何謂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量度的界尺，但這個界尺的原點卻是取決於你的身份、你的選擇。在《禁藥謊言》(The Program)中，講述的是賓科士打(Ben Foster)飾演的車神岩士唐抗癌成功後，連贏七次環法單車賽，成為眾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可惜這英雄背後，卻背負了不光彩的手段，靠服食禁藥奪冠，最後被傳媒揭發，不但被奪去冠軍光環，甚至被罰終身停賽。

《禁》片改編自真人真事，不少觀眾在入場前可能已知悉岩士唐的下場，有人狠批他，但亦有人認同他的做法。只是，大家知道的都是傳媒報道後的最後結果，但對於他究竟為何要這樣做、整個計劃又如何完美地隱瞞世人等種種內情，卻是一知半解；《禁》片正好把這一個個疑團解開，以有條理的方法重現人前。

### 出發點是善意

比起只是指責岩士唐的犯規行為，戲裡更多是岩士唐的剖白，他只是認為在一個禁藥成風的大環境下，他的做法並不是錯的。又如戲中一場講述化療後情況的演講中，岩士唐接受了醫護人員的幫助，要坐輪椅，但他卻告訴大家他沒有接受幫助，他知道自己說了謊，但身邊的工作人員卻讚他做得好，因為他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很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都是揚善的，但《禁》片算是揚惡吧。不過，善與惡本就是一線之間，不然世上就不會充滿這麼多灰色的地帶。不論對錯，至少藉着《禁》片，我們可以肯定岩士唐對勝利的努力和執着。



### 《驚逃駭浪》北歐巨浪威脅

別以為只有臨近海邊的地震帶才有海嘯威脅，原來處於北歐的挪威在這百多年間屢受這種天災，死傷數百人並毀掉不少人的家園。《驚逃駭浪》(The Wave)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孕育而生，導演諾華烏泰格(Roar Uthaug)鍾情於荷里活災難片，於是參照過往歷史拍出這套屬於挪威的作品，故事講述當地一個靠着峽灣的小村莊因有大量巨石滑落水裡，激起可淹沒整條村的80米巨浪，身為地質學家的主角基斯杜化祖拿(Kristoffer Joner)必須把握「黃金十分鐘」，拯救家人和帶其他居民逃命。

現已上映中



## 觀眾不進步，創新沒出路？!

文：勇先

被視為大台重頭劇的《殭》，最後在收視未如人意下完結，該劇監製不禁抱怨，收視低因觀眾不進步，接受不了劇情創新的劇集……這正好掀起一個爭論已久的話題：港劇質素低下，究竟是製作人因循，還是觀眾根本就「葉公好龍」，口說要創新，卻接受不了新點子？



多年來，大台的作品絕大部分是故事結構簡單的肥皂處境劇，或者公式化的警匪片，鮮有一些超現實的故事創作。若從這角度理解，我是頗欣賞《殭》在題材上有敢於涉足超現實故事類別的勇氣。只是，有良好的動機不一定能「眼到手到」，大概這正是一個新近鮮活的例子。

超現實的劇集，由於超越觀眾對世界的認知，並創出獨有的虛構世界運轉方式和邏輯，因此要求製作人的想像力和「說故事」能力更高。就如《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要令觀眾能夠代入這些現實不存在的空間，在描繪這個幻想世界時，更需要擁有合情合理的想像力。所以一套成功的超現實作品，就是要為故事塑造一套明知是假，但又令人信服的世界觀和邏輯。《殭》又怎樣呢？看過結局都知道，它表面上是一齣殭屍片，實際上是套科幻片，又未來又蟲洞又殭屍病

毒。不創新嗎？不是；不大膽嗎？也不是，但這種所謂又玩屍又搞科幻，卻令整個故事變得浮泛，觀眾難以真正代入那個超現實的《殭》世界。

### 粗疏架構成敗筆

人們難免以《殭》跟「已故」亞視的《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作比較，當然大會辯說，兩者性質根本不同——正因這種不同，比較才有意義。《我》劇之所以能被奉為經典，全因故事結構扎實：殭屍的存在、戰鬥力的分野，以及天師的學問等，都有細心的考慮與鋪排。相反在《殭》，大抵創作人一早只視殭屍元素為幌子，自然沒在劇中建立一套整全的殭屍「歷史文化」，而僅僅以不死、有獠牙、指甲會變長變黑、有超能力等這些表面、沒太多想像力的特徵來描述殭屍。及至後來故事尾聲挪開殭屍的幌子後，卻又沒有充分營造一種未來世界觀和科幻條件，而再次以什麼殭屍病毒、蟲洞、穿越時空一些現成的科幻元素，在沒有細意伸和發展下，便匆匆解通了「殭屍」這關子。這麼粗疏，難怪觀眾除覺得陳凱琳和「高登女神」謝安琪原來幾好戲、鄭嘉穎原來跟元華「撞臉」之外，對於故事本身，只能拋下一句「認真便輸了」，便沒有什麼可補充。

## 德國動畫開創先河

文：藝能小子

有人或認為華特迪士尼才是世界動畫界先驅者，但其實德國女導演洛特蕾妮格(Lotte Reiniger)比迪士尼還早將動畫發揚光大。早於1910年那個遠古年頭，洛特已在德國推出動畫片，直至上世紀70年代她創作了逾40部經典作品，影響德國以至全歐洲的動畫發展。名為「魔幻工廠——德國動畫電影」的活動，現已於灣仔「動畫基地」舉行中，至今年11月之前共播放14套節目，帶出德國動畫電影的起源和發展，兼且全部免費入場，動畫愛好者不能錯過。詳情可參閱網址www.goethe.de/hongkong。

曾紅遍全球的手機遊戲《憤怒鳥》，相信大家都不會對它陌生，如今推出大銀幕版本《憤怒鳥大電影》(The Angry Birds Movie)，把遊戲的世界觀與角色設計洗牌再昇華！由《無敵破壞王》基里奇蒂斯(Clay Kaytis)跟《藍精靈》費高韋利(Fergal Reilly)這兩名幕後首執導筒的本片，講述積遜蘇迪堅斯(Jason Sudeikis)聲演的Red自小已很躁底，他和經常瘋狂的黃鳥Chuck跟易爆炸的黑鳥Bomb總與島上其他鳥兒格格不入，某天一群綠色豬浩蕩而來，表面善良實則另有所圖，Red三人眾便調查外來者的目的，繼而「憤怒」地捍衛家園。

上映日期：6月2日

